

7

講古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拾集】

外交佣兵

——清季一个外籍的巡回御使

尊自由为学风

——蔡子民的襟抱与风格

革命诗僧

——遗珠剩锦记曼殊

作家出版社

3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風樓琐记 拾

〔第拾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2-5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10/高拜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63-3177-2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0188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拾集)

作者:(台)高拜石

责任编辑:王宝生 陈一铭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300千

印张:12.25

插页:3

版次:2005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3177-2

定价: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楼琐记（十）

目 录

外交佣兵——清季一个外籍的巡回御使	1
尊自由为学风——蔡子民的襟抱与风格	15
变法维新的“先觉”——《校邠庐抗议》作者冯桂芬	31
大志不得伸——包安吴书法掩经济	42
书道之神——完白山人之风格	56
姜是老的辣——王省崖死劾穆彰阿	74
揣摩派首相——从曹振镛说到穆彰阿	91
杀人魔知府——辛亥潮州光复纪实	105
浙江三才子——越三子其人其事	117
跋扈臣的最后一日——胜保之死及其政治因素	138
南天王——忆陈伯南	142
革命诗僧——遗珠剩锦记曼殊	152
金石交——苏曼殊与刘三夫妇	165
诱擒大院君——记丹徒马氏兄弟	171
吸烟流画家——岭南高士黎二樵	200
拍错马屁告错勇——吴清卿才气自烹	205
弊案风云——阎敬铭参劾姚觐元	230
印坛盟主——“贞逸先生”吴昌硕	234
剃头枪手解元才——嘉应第一才子宋芷湾	264
书画让能——曾农髯书法沟通南北	270



命犯克妻——李梅庵一生孤洁	278
唱戏丢了乌纱帽——伶隐汪笑侬佚事	296
王孙画家——“西山逸士”溥儒大师	307
大难不死——“野翰林”江云龙	312
江宁文士拾遗——顾石公、陈可园佚事	328
鸦片战争的前奏——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香港	339
凤凰巢是亡国冢——王小航及其方家园二十咏	351

外交佣兵

——清季一个外籍的巡回御使

公元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即是清同治七年的二月初三，这一天，中国第一次正式派遣出国巡回的使节前往各国访问，从上海黄浦江乘轮启程。清廷给予的名义，官书作“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英文为“High-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译作“特命全权高级公使”。

钦差放洋，前往送行的自有许多人，码头上看热闹的也是不少。当汽笛长鸣，轮船将次起碇之际，钦差的大轿如飞而至，轿中人步上船边长梯，拾级而登；随从的不算，一共有五人，高鼻子、蓝眼睛的却占了三个。

第一个是美籍的 Anson Burlingame，译音为“安臣·蒲林干”，在中国官文书中作“蒲安臣”，应是首席；另四个是“协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一为英国人 John M. Brown，中译为“柏卓安”；一为法国人 F. de Champs，中译为“德善”。其他二人，则为总理衙门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旗人）及礼部郎中赏给二品顶戴之孙家谷。

这五个人都是钦差崇衔，各予木质关防，奉旨出国巡回，以一年为度。

友好国家立约遣使，互驻往来，本为国际惯例。



清代自咸丰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继《天津条约》之后与英、法、美、俄等国订立《北京条约》以来,各国均派有使节常驻北京,也请中国派使前往各国,但为总理衙门以“并无外国应办之事,无须遣使”的理由驳回。

十多年来,彼邦于我之虚实无不洞悉;我则于彼之情伪茫无所知。但因守旧派如倭仁等人始终认洋务为蛇蝎,加以人才难得,筹款也不易,所以始终没有派遣驻外使臣。

到了同治五年丙寅(公元一八六六年)的正月,赫德请假返英,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选同文馆学生一二人随同出国,浏览彼邦风俗民情。

那时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帮助清廷进行借款等事,甚见得用,而且倭仁一派已渐失势,恭王奕訢接近洋务派,力图自强,因此对赫德的提议原则上予以同意,遂由总理衙门奏准选派同文馆学生凤仪、德明、彦慧等三人(均旗人),分别赏以六品或七品衔,随同赫德出国游历,另派原在赫德处办理文案的内务府正白旗人、前襄陵县知县斌椿,赏以三品衔,斌椿的儿子“笔帖式”广英赏以六品衔,由他父子俩率领这三个学生,一路予以照料。

这几个人在国外凡八个月,遍历英、法、瑞典、俄、德诸国,大大开了洋荤。他们的任务虽不过是游历采风,而外国报纸以中国向无使节到来,破天荒来了一行黄脸孔的官儿,再查是奏派的职官,便认为创举,一经宣传,所到之处颇受欢迎。

这斌椿每到一国,于“谒其君相,访其风俗”之余,虽有同于走马看花,却能细心留意,把沿途所见所闻一一记载,辑成《乘槎日记》,于各国政教施設,议会、学堂之制度,屋宇、器具之制造,无不加以赞美,归国之后,向总理衙门报告,至为详备。

清廷的王公大臣们听斌椿海外谈瀛，才恍然有悟，知道“泰西诸夷”不仅只是“炮利”，且有种种“淫巧”之技，一所织布厂，“上下数百间，人工三千馀，总输马力四百匹，自木棉出包至织成染就，不逾晷刻”；乃至一座殿宇，悬灯八千五百盏，恍如玉楼金阙，连“登降劳苦”也“用火轮转法”，把“一间小屋”拔地飞升，种种奇事都是闻所未闻，因而观感一新，对于遣使通问，觉得有必要。

次年丁卯（同治六年）九月，因计议条约，曾通飭各省驻防将军及总督、巡抚等各抒所见，以便公商，其中即有“遣使”一项。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蒋益澧等于覆奏中也提到遣使可以互通情款，总算对这事内外意见达成一致。

尽管对遣使已无异议，但提到“使才”，却又提不出适当人选，这问题难坏了那时当政的文博川（祥）、周允臣（祖培）两位相国。

而蒲安臣遂楚材晋用，在一个“偶然”情形之下，被派做出使大臣，替中国在海外宣劳，也为中国驻外使节铺设一条道路，在国际外交史中，这可算得空前绝后的创举。

蒲安臣这个人在偶然的机下竟能做起东方古老帝国的钦差，代表中国四亿人民聘问各国，至今人们谈起他，尚多赞誉。如黎东方博士在《细说清朝》里，就曾说：

他是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历史上，一位卓越而富有正义感的外交家；他是荷马李、史汀生、陈纳德、魏德迈、周以德、诺兰、富乐特、鲁斯、宝克生、葛礼、庄莱德这几位先生以前，中国伟大友人。

蒲安臣本是美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同治元年壬戌（公元一八



六二年),美总统林肯正式以总统名义致函中国大清帝国皇帝,说明派蒲安臣出任美驻中国公使。

这一年的七月,蒲安臣到达中国的皇都北京,把美总统信函作为“国书”送递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这衙门等于现代之外交部,各派驻中国的使节到职时都只把国书递至总理衙门,便可展开外交活动。中国皇帝并不亲自接见外国使节,更没有亲受国书的仪式。蒲安臣把国书递交后,便算完成了递呈国书之礼。

到壬戌之冬,也就是蒲安臣到中国的第四个月,恰好发生了“白齐文事件”。

那时正是湘、淮军和占据东南的太平天国拼死活、争胜负的时期,上海租界里的宁波帮“四明公所”董事杨坊为了保卫租界周围的安全,想自己筹款组织一支洋枪队,取得苏松太道吴煦的同意之后,便和他的洋女婿、美籍冒险家华尔(Frederick T. Ward)着手组织。由华尔招募各国海军水手与逃兵滥仔约一百人左右,组成一队,华尔自任队长。

华尔初到中国时,原在一艘美国货船上任大副,年仅二十一岁;在开始担任洋枪队队长时,也仅是二十九岁的炮船大副,自不是习军事的。但一来是洋人,再则用的是洋枪,队员们又多是亡命之徒,所以颇为用戈矛、刀剑的太平军所畏惧。

华尔初出茅庐第一功,便是咸丰十年庚申五月,太平军李秀成的部队在攻占常州、无锡、苏州、松江以后,正要向上海进军之时,给华尔的洋枪队乒乒乓乓一打,把松江收回。之后洋枪队便以松江为根据地,扩充队额,增募不少华人。

同治元年壬戌正月,李秀成想取松江,被华尔打退,太平军死了两千多,遭俘六七百。李秀成火起,命所部郜云官、谭绍光大举进攻上海。郜、谭绕道进至浦东,正月底,与华尔的洋枪队在浦东的高桥镇发生遭遇战,经“江苏巡抚”薛焕奏准请洋兵助

战，有六百餘名英、法正规军帮着华尔，因此又连胜了两阵。

捷报传到北京，清廷赏华尔四品顶戴副将衔，将洋枪队改称“常胜军”，即以吴煦为督带，华尔与杨坊为管带，部队定额三千人，逐渐扩充至四五千，陆续收复了青浦、嘉定、柘林、闵行一带地区。太平军大败，华尔所部亦伤亡五十余人，副管带白齐文腹部受伤。同年七八月间，常胜军与英法军队联合攻下余姚，华尔晋加参将衔，兴奋得很，赶到前线，率军再取慈溪，可是就在这一阵受了重伤，抬回急救，终于不治。

在华尔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口述遗嘱，说吴煦欠他十一万两，杨坊欠他三万两。在这些钱里，他吩咐留五万银元给他的中国籍妻子，也就是杨坊的女儿，其余的分给他在美的一弟一妹。

华尔死后，常胜军的指挥官改由白齐文（Henry A. Burgevine）继任。

白齐文从洋枪队成立起一向是华尔助手，他比华尔小五岁，也是美国人，这时才二十七岁。他接事之后，于九月初二日从太平军手里夺回嘉定；月底，太平军攻青浦，他和李鸿章所部淮军程学启部会同驰援，把太平军杀伤千馀，驱下水里浸死的也达二千馀。

这时，李鸿章已继薛焕署理江苏巡抚，常胜军归其节制。

李之军事外交，是一意联英，因派了一个英国人叫做奥伦德（John Y. Holland）的，到常胜军做秘书，多少有钳制白齐文的意思。而嘉定之役，李鸿章又归功于程学启，白齐文认为李有意冒功，并以奥伦德对他掣肘；同时，一向负责筹款的杨坊又拖欠常胜军应领的饷款，因此白齐文对李鸿章起了严重的反感。

湘军围攻金陵时，曾国藩从大营檄调常胜军去南京参加，白齐文以接任以来未领分文，一定要等欠饷领到才走。旋而常胜军全军闹饷，白齐文因向杨坊交涉，说话之间起了冲突，白齐文一记钩拳把杨坊打倒，并抢走了现款四万两，回松江发饷。



李鸿章借此将白齐文革职查办，派奥伦德暂代。白齐文不服气，向北京的英、法两国驻华公使投诉，并运动复职。两公使将情形告诉恭王，恭王交李鸿章酌办。李为维持军纪，不允白齐文复职，仍主张彻办。

暴戾成性的白齐文碰上了脾气颇盛的李鸿章，遂成了僵局。李命吴煦将白齐文严缉拘办，白齐文躲在英舰里面，李鸿章不肯放过，电呈总理衙门报告，并致牒当时正任驻华公使的蒲安臣，于是引起中美交涉。

蒲安臣复李牒文中，措词非常强硬，硬说白齐文并没有犯罪，为什么把他撤职了，还要拘办？

总理衙门复蒲安臣抗议牒文，把这事经过详细述明，并表示白齐文受的是中国官职，拿的是中国薪饷，又殴打同官，劫夺银两，自应按照中国法律惩办。蒲安臣致电上海美领事，一查确属实情，至此始无话说，答应设法将白齐文找到。

白齐文听到消息，遂蓄志叛清。

同治二年六月十八日，白齐文纠合了若干因拥护他而被奥伦德开革或脱离原部的常胜军旧属，以及流浪在上海滩的国际滥仔共数百人，在松江附近抢了一艘满载军火的高桥号汽船，直驶苏州，向太平军的李秀成投效。李秀成收了白齐文的干部，对他本人却没有重用（太平军曾叫白齐文到上海买枪械，白在沪没有买到，只载大量洋酒而回，因此失欢于太平军）。

白齐文丧气之极，两个多月后便带了伙伴四十名回到上海租界。美国领事即将他逮捕，押解离华，送往日本。此举实际是怕白齐文露面时给清方官吏捕获，或要求引渡，因此硬将他送出境去。

当白齐文为美领捕获时，清方亦有所闻，遂报由总理衙门照会蒲安臣，请照前议，将白齐文归案，以申军法。但蒲安臣早从驻上海美领方面得到白齐文押解离华消息，人是无可交了，因而

变个花样来搪塞，说是白齐文应否交给中国法办，要先请示他的政府再说。清廷对此也没有办法。

也是这白齐文命中该绝，他在日本躲不到半年，于同治三年甲子的五月又从日本偷偷地来到中国，在宁波上岸，步行到湖州属某镇，再度加入太平军。

天京被湘军攻下后，白齐文从侍王李世贤入福建漳州，与清兵相抗。

同治四年乙丑四月，李世贤在漳州大败，率残部走西南。十九日，白齐文在漳州为清提督郭林部洋将诱捕，即押解北上。

美方根据领事裁判权，向清军要求交出。但清方复文说，白齐文已于押解途中在浙江兰溪地方落水死了，此案遂不了了之。

蒲安臣到华后第四个月起，一直为了白齐文事件和清方往返交涉，但四年中彼此均用书面通问。蒲安臣个性慷慨，向来不像其他国家使臣那样摆出穷凶极恶的洋人面孔，所以中国朝野对他相当有好感，各国驻华人士也对他十分推重。那个中国通的总税务司赫德和他也很要好，赫德带同斌椿等在欧洲游历了八个月，回华后和蒲安臣晤见，自会把在欧种种告诉他。

蒲安臣在中国住了五年，他在美国驻华公使任期届满了，卸任之日，恭王奕訢和文祥、周祖培等在总理衙门设宴饯别，席间谈起洋务，安臣说中国和欧美距离甚远，各国对中国的印象不深，中国很可以派遣使节到各国去，把中国情形介绍给各国，中国有什么困难或是需要，要各国帮同解决，可以透过使臣向外国正式商谈。

这一番话，恭王奕訢听了，固在频频点首，那个在总理衙门中地位仅次于奕訢而实际在负责办事的文祥，对蒲安臣这一番话尤其同意。但他表示目前对此尚有种种困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懂得办外交的使才；即使有，一些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也不肯远离父母之邦，跋涉重洋，以生命去犯波涛。

此老几杯酒落肚，似乎很高兴，便脱口对蒲安臣道：“眼前



中国就找不出像阁下这样的人才，阁下久居中国，熟悉一般情形，如肯担任中国的出使大臣，先往各国聘问，采风所及，把所得的交给敝衙门参考，以备将来派遣驻外使臣时有所借镜，那就再好不过。”

文博川（祥）话一完，恭王奕訢接着说了几句，陪席的总税务司赫德更在旁边打气，蒲安臣却不过诸人情面，终于答应了。

经过一番斡旋与准备，清廷于是年十月初六日，谕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赴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又派柏卓安及德善为协理，并派志刚、孙家谷为副使。翁同龢在是年十一月初三日《日记》中记云：

通商衙门司官志刚、孙家谷，加二品衔花翎，随夷酋出使花旗国。

随行的人员共三十人，这个使节团规模相当可观。清廷为什么要派这个“夷酋”往各国通问修好呢？这里应该先说个明白。

原来恭王奕訢与文祥等鉴于道光、咸丰两朝，凡与外国订约，无不是被迫处于不利之境，如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的《江宁条约》，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丧权辱国已极，而九年、十年的“条约战争”与“换约战争”，奕訢身历其事，记忆犹新。

由于《中英条约》载有十年以后再行修改之条款，这位号称身系安危的“六爷”深怕列强又将会提出若干新的无理要求，因此他在难于挑选一个适当使才之际，恰好蒲安臣任满卸职，便立意请蒲担任。人选既定，奕訢又征询内外各重臣的意见，并商讨如何应付《天津条约》中已有规定而尚未实施的项目，如觐见和遣使等问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为这完全是中国不懂得现代

国际公法，不妨用蒲安臣为客卿，给以名义，让他到各国去走走，并带志刚、孙家谷跟去学乖。

蒲安臣以“外籍客卿”做了中国外交官，这是“钦差”，换言之，即是“大清帝国”的臣仆，自然得受主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属；他的职权是秉总理衙门之命，到有约各国办理交涉事务，虽然英文译作“特命全权高级公使”，实际上对他却有个约束。总理衙门曾于蒲安臣一行出国前夕给他们一个训令：凡有关一切外交事务，都要先行呈报总理衙门，俟核定准驳之后才能够办理，不许独断独行。问题试行时间以“一年为限”。

对于“觐见”与“遣使”，当时若干尚以“天朝”自视的臣工们还很固执。

一个国家的使节觐见驻在国的元首，原是例行仪节，可是清廷诸臣一定坚持要人家行跪拜礼；人家愿意以对本国君主之礼相见，可清廷还是一再延宕。

满籍的官秀峰（文）死啃着字眼，说：

觐者，诸侯见天子之礼……未有觐而不行跪拜礼者，且未有诸侯不自来而使其臣来觐者。今诸夷既未能进于中国，而中国转自变其礼，以委屈相从，奴才窃未知其可也。

曾、左、李诸人虽认为不妨准其觐见，但因为那时尚在垂帘训政时期，同治帝还未亲政，也许怕洋人强行握手礼，对临朝的女主有所不便或竟认为大不敬，所以主张：

俟皇上亲政后，准其入觐。

至于“遣使”一节，官秀峰主张得最干脆，他说，中国于外



国并无应办之事，无须遣使。曾国藩诸人也不好硬作主张，只得
以“中外既已和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之言轻描淡写地表示态
度。李鸿章亦说：

遣使外洋，该国本毋庸跪拜，尽可从宜徒众。

左宗棠则谓：

沿海士商经历各国者不乏其人，其中亦有通晓各国
语言文字者……如责成各督抚及船政大臣精为访择，必
有可应命者。

所以总理衙门于蒲安臣出使前，又再三提示他：

使节在递呈国书时，须顾及国体。

至于“觐见”事，则以中国礼俗，女人不便接见外宾为言，
叫蒲安臣向各国元首详为解释。

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十日，志刚、孙家谷两位副使陛辞时，
慈安、慈禧两太后在养心殿召见，并予垂训，只谆谆于以国体
为重，另外则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而没有什么机宜面授。当时
中国对外洋实在太隔阂了，蒲安臣之被派，不过先叫他试试而
已。

过了年，蒲安臣等正、副使臣从北京赴天津，搭轮到上海，
又在上海等船，于同治七年的二月初三，亦即一八六八年的二月
十五日，始行放洋，在海上走了一个多月才抵达旧金山。

蒲安臣一行三月初九日在旧金山登岸，我国旅美侨胞以祖国
从无派遣使节来的，早已喧传，侨美六会馆司事均赶往迎接。加

利福尼亚州州长也设宴欢迎，并致词说：

我们的贵宾，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的宠儿。

蒲安臣答词也很得体，他强调中国正走上和平与进步的大道。到了纽约，纽约州长也举行盛大酒会来接待中国使节团一行。

蒲安臣在酒会上表示中国正准备聘请美国的工程师去开矿筑路，并邀请美国传教士到中国传道，不久在中国将见每一山头树立闪耀的十字架，每一山谷洋溢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到华盛顿时，蒲安臣代表中国皇帝向他本国的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递呈国书。美国政府亦以极隆重的礼节接待这来自中国的钦使，总统和国务卿史华德（W. H. Seward）在白宫接见，尽礼尽欢。蒲安臣随即在华盛顿展开一连串的外交活动。六月十二日，在国务院订立了一个颇为友好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内容有八条，这是补充咸丰八年《中美条约》的，故也有称做《蒲安臣条约》。

增订内容举其重要者，如第一条：

美国承认中国所开各通商口岸准外国人居住行走之处及水路洋面，其管辖主权仍归中国所有。如美国与别国失和，不得在此等地面及水面作战。

第二条：

嗣后中国如为美国商民另开贸易之处，由中国自主，自定章程。



第三条：

中国可派领事驻美国各商埠，美国按照公法优待……

第五条：

两缔约国允许对方人民入境、入籍，往来自便，不得禁阻……

第八条：

凡无故干预或代谋别国内政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对于中国之内政，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顾问之意。即如海陆电报通线，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统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先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种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准精练工程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中国自必妥为保护其身家，并予公平之酬劳。

综言之，这八条的约章于领土、领海申明公法，于租界不争管理权，于出洋华工谋保护，且声明美国从不干涉中国内政，均以平等互惠精神出之，这是中国与各国间第一次真正平等的条约，远胜后来之约多多。

其时，华工在美者约七八万，多为筑路及开矿工人，他们既勤且俭，又保持中国习俗，不愿同化，故为美国工人所忌，加以排挤；后且变本加厉，予以虐待，尽失此约精神。光绪六年（公